

□ 欧 阳

新儒学可以走多远

新儒家们更应该花心思构建现代化的儒学，而不是拿着《论语》感叹人心不古，以为蚁力之诚可以拉牛回头

和许多传统节日一样，对文人来说中秋勾起的不是节日期盼，更多的应该是扭头传统的回望。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当下人们似乎对曾经的文化和道德之类寄予了太多的期待，官人和商贾呕心于节日的化妆，学者与高士殚精于国学的光大，相较于老板单纯的目的而言，思想者的心情就复杂一些了，立人立学本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些思虑晕头了的家伙甚至还在电视上祭出了“家风”的旗帜。

质言之，所谓家风，其维系繁衍的基础是士族贵胄，是乡绅族群，在这些大家族南迁苟壑变成客家人后，中原的家族及与之相伴的文化影响力就逐渐淡化了，虽然还承载着儒学和礼仪道德等社会规范的责任，但已经露出力不从心的疲态，就如一些感性学者研究的成果昭示的那样，明朝以来，封建礼仪道德的道统因为贵族的溃散，走上了缓慢消散之路。其中的原因当然不是感性侠客臆想的那样，是蒙元统治者的无知损毁了文化，也许东林党案和中原投机文人睿智识破的“清风”乱翻书案贡献更多一些，毕竟清风不识字。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支撑“家风”之大家族的残败景象，道统在小家族的传递之中，当然难以抗拒王朝的飓风。到了近现代，除了

□ 周 礼

品读秋天

一直很喜欢朱熹的诗《偶成》：“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春天的脚步刚刚走远，夏天就带着一身火热转身离去，不知不觉间，秋天卷着一地的落叶悄然而至。

秋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云淡风轻，秋高气爽，瓜果飘香，野菊漫山，她的身上散发着万种风情，令人留恋，让人沉醉，屈原说：“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刘禹锡云：“试上高楼清入骨，岂知春色唤人狂。”王勃赞：“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范仲淹叹：“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真是欲说还休，天凉好个秋！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你看，水田里，一片片、一块块金黄色的稻子迎风招展，一群农人戴着草帽，挥舞着月牙似的镰刀，他们的额头沁满了汗水，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笑意。你听，打谷声，欢笑声连成一片，如同一首动听的丰收歌。屋前院后，挂满了一串串又长又大的玉米棒子，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秋天的故事；果园里，苹果羞红了脸，柿子笑弯了腰，橙子换上了新外套；菜园里，紫色的茄子，绿色的韭菜，红色的辣椒，白色的卷心菜，你争我赶，都想在秋天把自己奉献。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一阵风刮，空气中发出“沙沙、沙沙、沙沙”的声音，宛若一曲迷人的空歌，轻柔而曼妙，让人陷入无限的遐思。树上的枯叶纷纷飘零，如同一只只可爱蝴蝶，摇曳生姿，翩跹起舞。秋风是梦的种子，是春的向往，只有它才能读懂落叶的心情。在秋风的窃窃私语里，我们还可以闻到阵阵丹桂的芬芳，那是秋天送给人们的礼物。

“高楼日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一场秋雨，赶走了夏日的酷热，带来了清凉与舒爽，远山更加迷人，绿水更加妩媚。虽然秋雨没有春雨的缠绵，没有夏雨的热烈，没有冬雨的深沉，但却有着水一样的清纯，云一样的缥缈，雾一样的朦胧，夜一样的宁静。

“雨侵坏苑新苍苔，秋入横林数叶红。”秋天像一个调皮的孩子，他跑到田野里，染黄了稻子；跑到树林里，染红了枫叶；跑到菜园里，染绿了青菜和莴苣。秋天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除了金黄，还有火红，除了火红，还有碧绿，除了碧绿，还有蔚蓝。秋天的颜色好夸张，就像是有人打翻了阿拉伯神话中的百宝箱。

“蟋蟀独知秋令早，芭蕉下得雨声多。”秋天的味道是香的，不信，你闻闻那缭绕着热气的白米饭；秋天的味道是甜的，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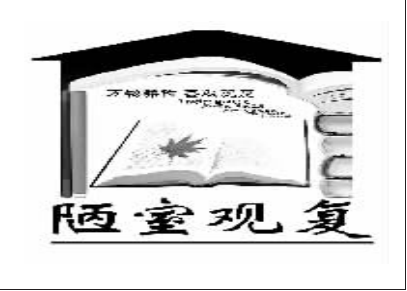
偏远没文化的乡村，小家族也分解了，道德文化散居公众之林，再也没有家风可传。

尽管这样推演，老实说我并不确定传统文化影响力消减的主因是不是不可以归类到这个范围，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国学到底所指是些什么。按一般的理解，大约就是孔门之学附上部分黄老之道，或许再加上点乱七八糟的偏门异术，主体当是儒学看家。今天的后学志士也无不扛着新儒学的旗杆来重振国学，当然了，所说不提程朱理学的新儒学，而是熊十力、梁漱溟等导师领衔的新队伍，想到梁先生自己坦言，既没有受过私学的系统训练，也不曾钻研四书五经，这有些让人忧心举旗队伍。反过来看，诸如陈独秀、李守常，或者还有胡适之等饱读诗书的大师们，却一心要将儒家学说塑造造成专制和愚昧的象征，难道不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吗？遗憾的是，到今天，新儒学给出的回应很没有分量。人们固然可以说，反对者只是出于民主、科学的倡导而借势鼓噪，也可以说昔时儒学僵化正待响鼓重锤，果真如此的话，重新倡导的儒学面貌当是焕然一新了，是否如此，学识浅薄的我就不能细说分明了。

儒者强调个人的修为，老师在电视里演出《论语》感悟的时候讲授较为清楚，孟子教导君王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良君要自觉与民同乐，喝酒吃肉的时候要顾虑民生疾苦，如此，人臣才会感激、尽忠，这就是所谓置身江湖守君臣之道，说的就是个人的德修。在内呢？在内是父子，大官人和族长不只是权威的塔尖，也是道德的表率，还是个体修养的事。这与西方宗教背景的文化不同，从小户到王土，礼仪道德文化的寄居之所是“家庭”，“家风”因之延续数千年。问题是这块土地现在改积木高楼了，不再适于种植农耕时代的道德禾苗，更有甚者，整体来讲，儒家在强调自我约束的时候，几乎排斥诸如律令之类的外在规范，为此在最初就惹恼过商鞅，韩非子这些人，而就目前的情形看，单纯的个人修身有悖现代精神，也不符合当下的社会实际。

事实上即便我们忽略消费主义的噪音，建基于人性善和小国寡民基础上的高尚理论无疑有很大的乌托邦色彩，假如不是维系等级秩序，比如“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庶人一”这样的玩意儿，君臣父子般“不越矩”的礼仪应该早就崩坏了。想到现在有钱人也可以和部长一样乘坐飞机的头等舱，新儒家们更应该花心思构建现代化的儒学，而不是拿着《论语》感叹人心不古，以为蚁力之诚可以拉牛回头。

坦白说，儒学经历过无数的狂轰滥炸，也算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精华了，但是铅华并未洗尽，要想行得更远，大师们就必须从内省的阁楼里走出来。



□ 周 礼

□ 何 申

也说“暴走”

大妈“暴走”，央视评说。市民关注，交警紧张。尤其一些中小城市，主道就那么几条，甬说万人大军，就是三千人马呈“队列”行进，再配红旗招展鼓乐齐鸣，不用正月十五看花灯，立刻就能堵半座城。播音员播时还乐呢，反正我是乐不起来。

细观电视画面，说是“大妈暴走”，我看“大妈”咋那年轻呢？以岁龄划分，现今的“大妈”，起码也该在 60 岁以上吧。以画面上那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走法，真正的“大妈”或“准大妈”，能跟上队伍的，估计不会太多。也许咱保守，徐州大妈不是普通大妈，人家长得就是年轻，但“大妈”队伍中明显有许多壮汉，带队的也是位老爷们，成分不纯。原因呢，我想大家都明白，打着“大妈”旗号



我家门口是宝鸡。不是，是有只宝鸡。也许还不是。

初秋时去乡下高山八仙埫参观朋友鸡场，刚近栅栏，鸡们便振翅飞舞而来，“咯咯”“嘎嘎”叫个不停。我问朋友：“它们为何沸腾，打了鸡血？”朋友打趣说：“山香儿的鸡没见过世面，人来疯，在欢迎大师啊！”大家嘻嘻哈哈，感觉十分新奇，忙着给鸡拍照，与鸡合影。朋友以为我很喜欢鸡，中秋前除送我一盒精制月饼，还有一只鸡。

这下可真犯难了，怎么处置它呢？亲手杀了它，我想，家里谁都不忍。还是先用拖鞋拴着，放在门口再说。每天给它丢些米，盛些水，不至于饿死了。

这样，门口就如市场般邋遢，每日进出门都要面对狼狈的凌乱，忍受鸡屎刺鼻的臭味，承受由此引来的苍蝇扰人。于是决定杀掉它。谁当刽子手呢？袁老师腰痛又卧床了，媳妇一向怕杀鱼杀鸡，儿子整天上班家务事没沾过边，这问题就落我身上了。我早年杀过鸡，有经验，也是这个家庭应当的人。可是

“暴走”，容易得到社会同情；要是说“大汉暴走”，“老爷们暴走”，就不好说了，播音员也笑不出来。

老何我从小就喜爱体育，跑步、走路自在其中。年纪大些，一早一晚走走，走出点汗，确实挺舒服。但不论怎么走，慢也好，疾也罢，暴也行，蹦都可以，那是咱的自由；在山上走，在河边走，在崖子上走也都行，只要加小心别摔下去。可一旦走在大街上，本质，咱还应该是行人，得遵守交通规则，不能窜到机动车道上，红灯时得耐心等着。以我的感觉，即便晨练、晚练的人再多，但只要是以个体形式进行，对城市交通的影响一时可能有点，但不会太大。可一旦成了“队伍”，就不行了，上万人“大队伍”，更不行。我们年轻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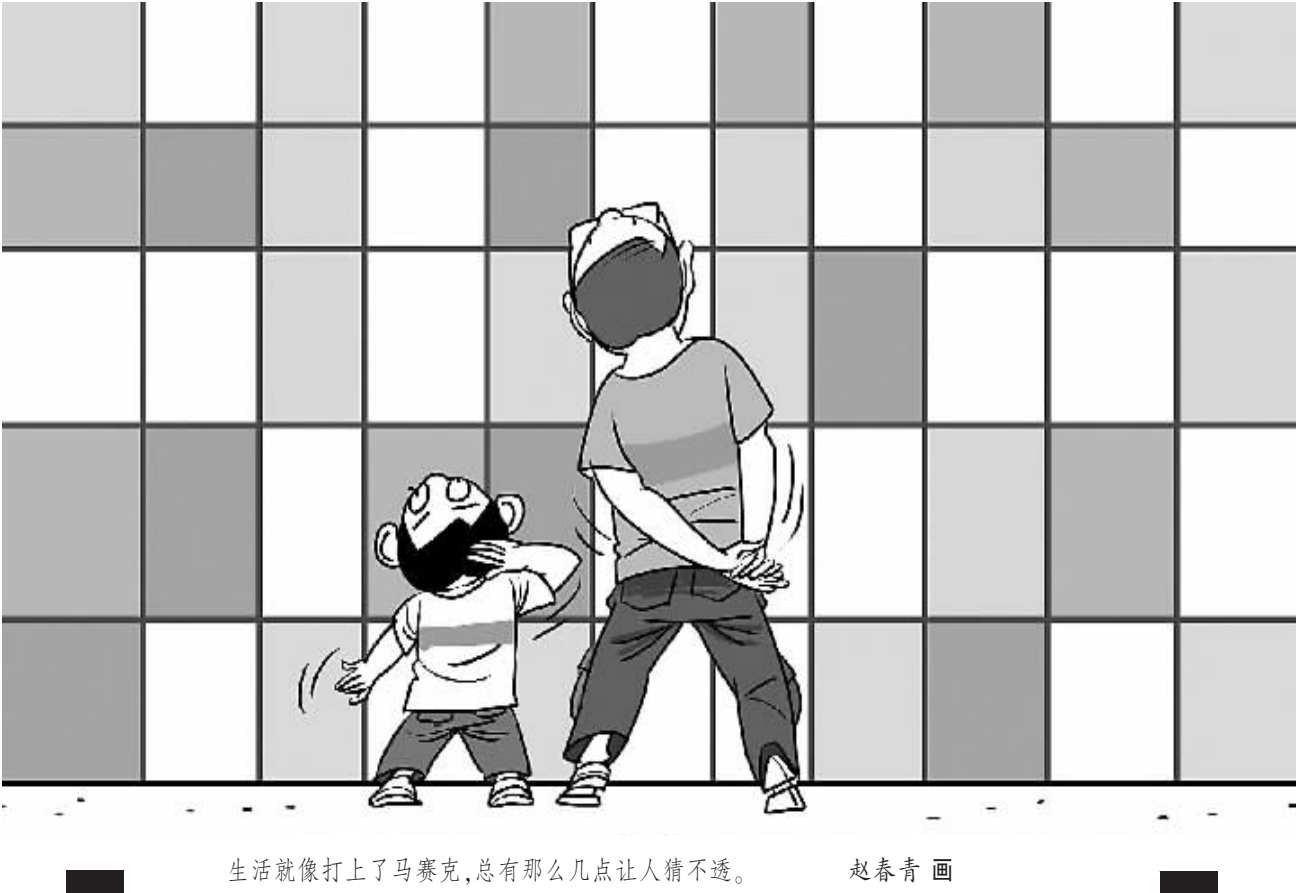
□ 孔 帆 升

“吃”鸡

我曾结交一个法师，他引我做居士时，我在众法师面前承诺过不杀生。平生信守不能欺人，更何况是无边的佛法呀！于是，我说，你们怕，我也不是浑身是胆呀。

这样，鸡就暂且逃脱灭顶之灾，幸存了下来。正是开学初，孙子在家看小人书、上网、看电视，偶尔也玩鸡逗鸡，跟鸡说话，给菜叶、瓜果、肉食，一个星期过去，鸡便由来之时的惊恐之态，变得悠然自得，不时还得意地哼唱，是那情不自禁、如鱼得水、无比舒适自满的腔调。孙越欢喜爱它了。一天，媳妇做门口卫生，刚打扫干净，一泡屎尿喷到她脚上，她烦了，说：“拿到市场去杀了，一家老小感冒也好得差不多了，正好补补。”孙一听就响亮地抗议：“不！”说罢，号啕大哭。

这回只好把鸡当宠物来养了，每天清理门口，还洒上花露水去味。又想着在楼顶辟个场地，给个笼子做家，再不济也要给起个名字。小孙叫阿宝，这鸡就叫宝鸡了。给鸡的食物也变换花样了，人吃什么就给什么，一律是新鲜的。连乡下送来的南瓜、丝瓜、西瓜之类，也试着切一大块，供鸡食用。通常是食物置了一两个时辰后，孙子欣喜地叫：“鸡啄了几百个洞。”有时，孙子向我们汇报：“妈妈，鸡在拼命喝水。”



生活就像打上了马赛克，总有那么几点让人猜不透。

□ 行 者

北京的文化韵味

自己独特的文化韵味。对此，我深表赞同，颇以为然。

当然，书籍只是文化的载体之一，文化更不等于书籍，但毕竟，读书是文化最集中的一种体现。

由此想到，什么是北京特色？窃以为，不是 800 多年的历史，不是紫禁城，不是皇家园林，甚至不是胡同，不是首都……因为，这些东西都非北京所独有。在中国，比北京更古老、更精致的城市有很多，况且，北京有些东西还是“移植”来的呢。

在我看来，北京最有特色的，就是她积淀深厚的文化韵味，和与时俱进的文化氛围。远的不说了，近代以来，多少大师级的学者从各地汇集于北京，多少振聋发聩的思想发轫于北京，多少以文化为背景的事物产生于北京……为什么？就因为北京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文环境与学术条件，综观百年中国历史，独领全国文化、学术风气之先的也唯有北京。

扩而大之，为世人称道的北京京剧、北京四合院，乃至北京胡同等等，也都是一种文

化，或者说，是被北京文化改造了的“外来文化”。京剧的前身，徽班、昆曲，本不是北京的玩意儿；四合院，胡同的“祖宗”在西北，华北都能够找到影子，但它们都被北京赋予了新的元素，融入了特有的韵味，以致成了北京文化的符号。北京文化的包容性、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

有人说，北京是一座政治城市，连出租车司机“侃大山”都跟政治有关，而且一套一套的。的确，无论曾经的满清朝廷，过去的北洋政府，还是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当然离不开政治。但是，政治是需要文化背景的，起码要识文断字，有所思考，才会有政治。开中国近代历史之肇始的五四运动，其背景不就是文化运动吗？没有文化，何来政治？说到底，文化是根儿。

然而——这“然而”有些讨厌，却不能不说——无可讳言，如今的北京，许多特有的历史文化符号被更多的“现代标志”淹没甚至消失了，曾经浓郁的文化韵味被日渐乖戾的商业气息遮蔽乃至稀释了。多了一份喧嚣，少了一份宁静；多了一份浮躁，少了一份

都参加过游行，队伍走起来，有惯力，前面有人若停下系鞋带，那是非常危险的动作，弄不好就给踩了。60 多岁的大妈，裹在这样的队伍，我很替她们担心。血压高、糖尿病、关节疼、颈椎病，不论哪个毛病都不适合跟着这个行列走，而且还是“暴走”，对身体肯定有伤害。大热天，老车胎，得加小心，硬跑 100 迈，容易“爆”了……

广场舞，本来是好事，一开始还是政府提倡组织辅导，结果呢？不少地方打得屎尿横飞。咋回事呢？谁都知道，凡是组织者，必须要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和地盘。就像过去军阀总想扩张，他不扩就让别人把他扩了。广场上，几拨舞者你朝东我朝西打擂台似的较着劲地跳，你声大我比你更大，你

杀不得送不得，看来只有长留了。休假几天，孙子兴来就抱鸡去楼下院里玩耍，鸡走到哪，他跟到哪，鸡啄草，他就张嘴好奇盯着，鸡寻食，他也蹲下寻觅着。我估计鸡能很快与人熟，与它和孩子天真无邪的相处中得到的安全感有关。我明显感觉到鸡不但不再焉头焉脑，反而越活越神气了。

鸡成了孙子的伙伴，也就使我们弃之不得，媳妇有时抱怨小孙子：“你养鸡，把妈累坏了！”可是想想这样额外的付出，能给孩子带来快乐，累点又何妨呢！孙要实现他关心他人、照顾弱小的梦，要从点滴的游戏与劳动中，收获快乐。这个，长辈没法给，鸡可以。鸡给仨的快乐，金钱无法计算，长辈呵爱代替不了，我就觉得鸡亏亏没被杀。

阳光明媚的中秋，我想给鸡洗个澡，立即受到制止。他们怕鸡感冒。月圆之夜，我们第一次与宝鸡共度佳节，赏月品饼，孙要给鸡月饼，同样受到劝止，生怕鸡食饼卡住喉咙。这样的中秋有点特别，如回到乡村般畅意。

“套马竿”，我“自由飞翔”，寸土不让地争着。声势越搞越大，弄得提倡组织者都管不了啦。如今名义上是避开有争议的广场去“暴走”，实则队伍又扩大了，广场放不下了。此次央视评播，我看也是未雨绸缪给国人提个醒，广场舞都跳到外国去了，“暴走”一旦蔓延开来，而且要拣“路况、光线、距离”等都好都合适合的大路走，各城市能否承受？要早做思想准备。当年陶公“三让徐州”，多亏身旁有现成的刘备。没有刘玄德，老陶就得抓瞎。

从“暴走”打着旗子，统一着装有人赞助等情况看，这里面可能还有商业行为。若如此，原本是简单的大妈健身活动就变得复杂了。涓涓水聚成潭，可是很好的风景，但有人硬开个口子让它流出来，兴许就成了洪水。

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个人的权益要保护，公共的权益也要保护。交警的职责是执行交通法规，法规上没有行人可以走机动车道条文，你就该让他们走人行道，有组织的队伍，也不能例外。至于说人太多你没管了，那是另一回事。如果你帮助队伍顺利地往机动车道上走，你就是知法违法。下一回有一个“大妈车队”要逆行，你怎么办？

杀不得送不得，看来只有长留了。休假几天，孙子兴来就抱鸡去楼下院里玩耍，鸡走到哪，他跟到哪，鸡啄草，他就张嘴好奇盯着，鸡寻食，他也蹲下寻觅着。我估计鸡能很快与人熟，与它和孩子天真无邪的相处中得到的安全感有关。我明显感觉到鸡不但不再焉头焉脑，反而越活越神气了。

鸡在人的友善中活得像个艺术家，有时，我感觉它就是雀巢皇后杨丽萍。那轻歌曼舞的样子，要多迷人有多迷人。你看它单腿独立，头左扭右闪，一张好看的喙不时梳弄弄姿。有时一腿独立，另一只举在前腹，张开了爪，像要梳理什么，不舍放下，一会儿又轻柔地将爪落在地上，如脚踩棉花，一边迈着猫步、太空步，嘴里还还紧“咯、咯，咯咯咯”地唱，像是生蛋了啊！

这只鸡注定不会被我们杀掉，也不至于被我们吃掉了。其实呢，我们天天在“吃”。用心，用手，用眼，“吃”了许多天，仍在“吃”。一家人从此获得的快乐，岂是简单一个食字了得？

次日，家人想到鸡太孤单，想送它到乡下，我们以为鸡比人更讨厌城市。可是孙子仍是不肯，一提送鸡就跟你急！围绕鸡的食住行，一家人常闹出笑话，给平淡生活来了点小插曲。

杀不得送不得，看来只有长留了。休假几天，孙子兴来就抱鸡去楼下院里玩耍，鸡走到哪，他跟到哪，鸡啄草，他就张嘴好奇盯着，鸡寻食，他也蹲下寻觅着。我估计鸡能很快与人熟，与它和孩子天真无邪的相处中得到的安全感有关。我明显感觉到鸡不但不再焉头焉脑，反而越活越神气了。

阳光明媚的中秋，我想给鸡洗个澡，立即受到制止。他们怕鸡感冒。月圆之夜，我们第一次与宝鸡共度佳节，赏月品饼，孙要给鸡月饼，同样受到劝止，生怕鸡食饼卡住喉咙。这样的中秋有点特别，如回到乡村般畅意。

□ 郭 领 军

抱 灯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原创微小说

抱 灯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

后勤霍主任和司机小汪上深山里为厂子拉土豆，车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穿行，天都黑了，还有两座大山要翻，他俩开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却不料遇到了劫路。霍主任急对小汪喊：“快下车！”小汪问：“要跑吗？”霍主任说：“你家呀？你下车车快各抱一个大灯，就是打死也不能让夜瞎了眼！”